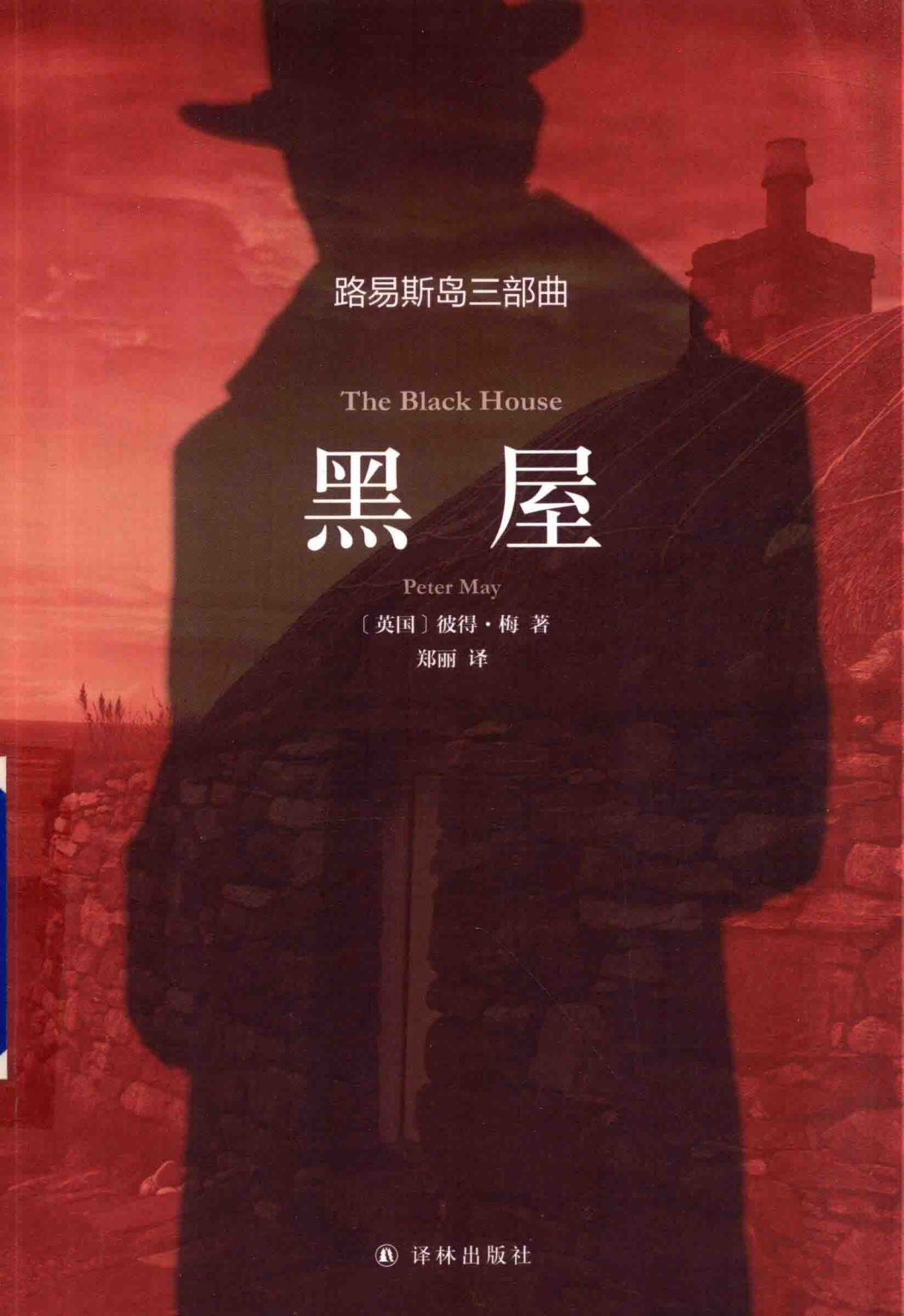




路易斯岛三部曲

The Black House

黑屋

Peter May

〔英国〕彼得·梅 著

郑丽 译



路易斯岛三部曲

The Black House

黑屋

Peter May

〔英国〕彼得·梅 著

郑丽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黑屋 / (英) 彼得·梅 (Peter May) 著; 郑丽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8.10

书名原文: The Black House

ISBN 978-7-5447-7456-7

I. ①黑… II. ①彼… ②郑… III. ①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185263号

The Black House by Peter May

First published under the title "L'Île des chasseurs d'oiseaux"

Copyright © Editions du Rouergue, 2009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8 by Yilin Pres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10-2014-195 号

黑屋 [英国] 彼得·梅 / 著 郑丽 / 译

责任编辑 王振华

特约编辑 杜珊珊

装帧设计 灵动视线

校 对 刘文硕

责任印制 贺 伟

原文出版 Editions du Rouergue, 2009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

地 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 箱 yilin@yilin.com

网 址 www.yilin.com

市场热线 010-85376701

排 版 灵动视线

印 刷 三河市延风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 960毫米×640毫米 1/16

印 张 24.5

版 次 2018年10月第1版 2018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7456-7

定 价 39.8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 质量热线: 010-85376178

那是一片永不满足的土地，
我看到闪闪发光的原野，
曾经走过的高速公路充满欢乐
却永不再来。

——A. E. 豪斯曼《记忆中的青山》

三件事情不期而至：恐惧、爱情和嫉妒。

——盖尔人谚语

引子

他们还是孩子，只有 16 岁。靠着酒精壮胆，在安息日逐渐逼近的脚步催促下，他们在黑暗中摸索着寻找爱情，结果却只发现了死神。

不同寻常的是，那时只有一丝微风。温暖的微风，如同吹到皮肤上的气息，深情而诱人。8 月的天空，一层薄雾遮掩了星星，残缺的月亮将惨白的月光洒在退潮后坚实的沙滩上。大海温柔地向海岸吹着气，闪着银光的泡沫扑打着金色沙滩。一对年轻人从村里的柏油碎石路上匆忙跑下来，他们心中热血沸腾，如同波涛汹涌的海浪。

在他们左侧，小港口起伏的海水击碎了水面的月光，他们听到小船在绳子的拉扯下嘎吱作响，在黑暗中顽皮地互相推搡着抢占地盘，木头相互碰撞，发出轻柔的哐啷声。

威廉握着她的手，感觉到她有些不情愿。他已经品尝了她唇边美酒的甜蜜，在她急切的热吻中，感到今晚她最终会妥协。但时间太短了，马上就到安息日了。只有半小时，路过街灯时他偷瞄过手表。

凯特呼吸急促。她害怕的不是做爱，而是她父亲。她知道父

亲会坐在火堆前，看着随着午夜来临火苗渐小的炭火。安息日前炭火会熄灭，像定时一样准确无误。她几乎能感觉到父亲的不耐烦正慢慢燃烧成怒火，时钟嘀嗒嘀嗒地走着，快到凌晨了女儿还没回来。在这个虔诚的岛上，事情怎么可能如此一成不变呢？

各种想法充斥着她的脑海，与她脑子里盘踞着的欲望争夺地盘，也和削弱了她少女抵抗力的酒精搏斗。短短几小时前他们在社交俱乐部度过的周六之夜，看起来似乎能延伸到永恒。但时间越是匮乏，越会稍纵即逝。现在一切都结束了。

一条老渔船斜倚在水位线之上的鹅卵石上。当他们从老渔船的阴影旁溜过时，她胸中既充满恐慌，又涌动着激情。透过半遮半掩的混凝土舢板棚，他们看到远处的海滩油画般地镶嵌在光秃秃的窗框里。大海闪闪发光，似乎由内而外在燃烧。威廉松开她的手，轻轻把木门推开一条缝，把她推了进去。里面一片漆黑，一股混合着柴油、海水和海草的味道弥漫在空气中，就像思春期男女匆忙做爱后留下的令人哀伤的馨香。一条放在拖车上的船的阴影赫然耸现在他们头顶，两扇小小的长方形窗户敞开着，像面对海滩的窥视孔。

他猛然把她推到墙边，她立刻感到他的嘴唇压在她唇上，他用舌头强行把她的双唇分开，同时双手揉搓着她柔软的乳房。他弄疼了她，她一下把他推开，“别这么粗鲁。”在黑暗中，她急促的呼吸听起来像打雷。

“没时间了。”她听出他语气中的紧张。男人的紧张，同时还夹杂着欲望和焦虑。她开始动摇了。她的初夜就这么交出去吗？在肮脏的舢板棚里抓住短暂的几分钟污秽地交媾？

“不。”她把他推到一边，走到窗前透了口气。如果他们抓紧时间，12点前赶回去还来得及。

她看到一个阴影飘向窗口，几乎同时触摸到了它，又软又冷又重。她不由自主地喊了一声。

“看在上帝的分上，凯特！”威廉紧随其后，欲望和焦虑外又增添了一丝尴尬。他突然脚下一滑，好像踩到了冰上。他重重地摔倒了，肘着地，胳膊感到一阵刺痛。“见鬼！”地上到处是湿滑的柴油，他感到屁股上都湿透了，现在手上也是。他不假思索地从口袋里摸出打火机。这里的光线真他妈的太暗了。只是当他拇指一动，火苗一闪时，他才突然想到自己将面临变成人肉火把的危险。但已经太迟了，火光突然令人惊骇地划破黑暗。他做好了最坏的准备，但并没出现柴油燃烧产生的烟雾，也没有突如其来的灼热火焰，只有一个让人瞠目结舌的物体，第一眼几乎让人以为撞到了鬼。

一个男人吊在梁上，脖子上挂着一根磨损的橙色塑料绳，脑袋以不可思议的角度歪向一边。此人是个大块头，身上一丝不挂，胸口和屁股上的青白色肌肤松弛地垂着，像一件过于宽大的衣服。腹部划了一刀，变成了一张微笑的大嘴，几团又滑又亮的东西从里面耷拉下来，垂在两腿之间。在火光照耀下，这具死尸的影子在布满斑痕和涂鸦的墙上舞动着，如同许许多多鬼魂在欢迎新来者。在死尸旁边，威廉看到了凯特的脸：面色苍白，两眼乌黑，惊恐万状。有一刻他误认为周围的所谓柴油是消费部门用来鉴定免税资格时使用的染红的农用柴油——接着他意识到那是血，又黏又稠，正在他手上变干，成了褐色。

1

天色已晚，天气湿热难耐，是那种只有节日期间才会出现的状况。小小的书房里，芬被一片黑暗笼罩着，就像有双柔软的黑色大手把他固定在椅子上。他像飞蛾般被台灯的光线所吸引，却被强烈的光线刺痛了双眼，因此很难把注意力集中在笔记上。电脑在沉寂中发出轻柔的嗡嗡声，屏幕在他视线内闪烁着。他几小时前就应该去睡了，但他必须完成这篇文章。开放大学为他提供了唯一的出路，而他还一直在拖延。太蠢了。

听到门后一声响动，芬气呼呼地在座位上转过身，以为会看到莫娜。但芬责备的话没有说出口，却被眼前的一个巨人惊得目瞪口呆。此人身材高大得难以直立，脑袋歪向一侧，以免碰到天花板。房间并不大，但这人至少有 8 英尺高。他的腿很长，黑色裤腿塞在黑靴里面。方格棉衬衫束在腰间，外面套件带风帽的防寒夹克，敞着口，风帽从翻倒的衣领处滑落下来。他的双臂垂在身体两侧，两只大手从短短的袖子里伸出来。在芬看来，他大约 60 岁，布满皱纹的阴郁脸上有一双毫无表情的黑眼睛，长而油腻

的银灰色头发垂落到耳下。他默默地站在那里瞪着芬，在浓重的阴影中，芬书桌上的灯光映射出他冷酷无情的面容。他到底要干什么？芬毛骨悚然，整个人被恐惧笼罩着。

接着，芬仿佛听到自己的声音从远处传来，在黑暗中像孩子一样哭叫着：“怪——人……”那人还是死死地盯住他。“这儿有个怪——人……”

“怎么了，芬？”是莫娜的声音，她惊恐地摇晃着他的肩膀。

芬睁开眼睛，看到她带着困惑和倦容的受惊面孔，但他依然能听到自己的哭叫：“怪——人……”

“看在上帝的分上，你怎么了？”

他转身背对着她，深深地吸了口气，想放松下来。他的心剧烈地跳着，“不过是个梦，一个噩梦。”但在他脑海中，那个出现在他书房里的人依然栩栩如生，就像儿时的梦魇。他瞄了一眼床头柜上的闹钟，指针显示的时间是4点07分。他想咽口唾沫，但嘴里很干。他知道很难再进入梦乡了。

“你刚才吓死我了。”

“对不起。”他拉好被子，坐在床沿，然后闭上眼睛，抹了下脸，但那人还在，异常刺眼。他站起来。

“你去哪儿？”

“去撒尿。”他轻手轻脚地踩着地毯，走过去打开门进入过道。月光洒在过道里，地面被仿乔治亚窗户分隔成了几何图形。半道上他经过了书房敞开的门，看到里面黑漆漆的。想到那个侵入梦境的高个子男人，他不禁打了个冷战。他脑海里的这个形象是如

此清晰强烈，其存在是如此不容置疑。他在卫生间门口停住了，就像四周来每晚都做的那样，双眼紧盯着过道尽头的那个房间。门半开着，月光洒进整个房间，本该拉上的窗帘敞开着，里面只有可怕的空寂。芬一阵心痛，转过身去，脑门上冒出一层冷汗。

尿液溅在水上的声音充满了整个卫生间，一切好像恢复到令人安心的正常状态。他总是在夜深人静时感到抑郁，但今晚大脑中的空白被填补了。穿着风帽夹克的男人的形象取代了其他思想，犹如鸠占鹊巢。芬问自己是否认识这个人，在那张长脸和散乱的头发上是否有什么熟悉的东西。突然，他想起莫娜对警察描述的车里的那个人。她印象中那人穿着风帽夹克，60岁左右，有一头油腻的灰色长发。

2

他坐公交车去了市中心，看着成排的灰色石头房子从车窗旁一闪而过，如同枯燥的黑白电影中不断闪动的画面。他可以自己开车，但爱丁堡并不是适合开车的城市。他到达王子街的时候，云散开了，阳光波浪般地横扫过城堡下大片绿色的花园。一群人正围着几个吞火和耍棍的街头艺人看热闹。一支爵士乐队在美术馆前的台阶上表演。芬在韦弗利站下了车，经过布里奇斯城堡后走向老城，先向南经过大学，再向东转进入索尔兹伯里悬崖的阴影。阳光斜照着悬崖下的翠绿色斜坡，市警察总部“A”区的轮廓在天空的映衬下十分醒目。

在楼上的走廊里，一些熟人向芬点头致意。有人把手放在他胳膊上说：“我为你的不幸感到难过。”他只是点点头。

总督察布莱克几乎没有从文案中抬头，只是指指桌子另一侧的椅子。他脸颊瘦削，肤色苍白，正用被香烟熏黄的手指整理着文件。最后他转向芬，目光像老鹰一样犀利，“开放大学那边的事怎么样了？”

芬耸耸肩，“办妥了。”

“我从没问过你当初为什么从大学辍学。格拉斯哥大学，对吗？”

芬点点头，“因为我那时年轻，长官，也傻。”

“你为什么选择警察这行？”

“这是当时不得已的选择，我刚从岛上来，没工作，没资历。”

“那你熟悉警署里的某些人，对吗？”

“我认识几个人。”

布莱克若有所思地看着他，“你是个好警察，芬，不过这不是你想要的工作，对吗？”

“但这就是我。”

“不，这是曾经的你，一个月前的你。这之后发生的事，哦，是一场悲剧。但生活还是要继续，我们也一样。大家都理解你需要时间才能从哀伤中走出来。上帝知道干我们这行的目睹了多少生离死别才明白这点。”

芬怨愤地瞪着他，“你不知道失去孩子意味着什么。”

“是的，我不知道。”布莱克的声音里毫无同情之意，“但我

失去过亲人，我知道你不得不面对什么。”他把双手放在胸前，像在祈祷，“但老想着这件事，嗯，对健康不利。芬，这不正常。”他抿了下嘴唇，“是该做决定的时候了，想想你的余生要做什么。但在你做出决定之前，我想让你回到工作上来，除非你身体糟糕到无法胜任。”

要求他回来工作的压力不断加剧。有来自莫娜的催促，还有同事们的电话、朋友们的建议。他一直在抗拒，因为他不知怎样才能回到事故前的状态。

“什么时候？”

“马上。今天。”

芬大吃一惊，摇摇头，“我需要一段时间来调整自己。”

“你已经休整了一段时间，芬。要么回来，要么辞职。”布莱克没等他答复就伸手从一摞参差不齐的文件中取出一个马尼拉纸文件夹推给他，“你记得5月份的利斯路谋杀案吗？”

“记得。”芬没有打开文件夹。根本无须打开。他记得太清楚了，风雨交加之中，在五旬节派教堂和银行之间的一棵树上赫然吊着一具赤裸的尸体。墙上的海报上写着：耶稣救赎^①。芬记得那看起来像是为银行做的广告，可以读作：耶稣存款于苏格兰银行^②。

“还有一宗谋杀案，”布莱克说，“同样的手法。”

① 原文：Jesus saves。

② 原文：Jesus saves at the Bank of Scotland。

“在哪儿？”

“北部。北部警区。它出现在 HOLMES^①电脑上。事实上，正是 HOLMES 把你和这个案件的调查联系起来的。”他眨眨长长的睫毛，用怀疑的眼神盯着芬，“你还会说方言，对吧？”

芬吃了一惊，“盖尔语？自从离开路易斯岛后我就再也没说过盖尔语。”

“那你最好温习一下，受害者来自你的家乡。”

“克罗伯村？”芬目瞪口呆。

“受害者比你年长几岁。名字是……”他看了看面前的一张纸，“麦克里奇。安格斯·麦克里奇。认识他吗？”

芬点点头。

3

阳光从客厅窗户倾泻进来，似乎是责怪他们自寻烦恼。尘埃悬浮在寂静的空气中，陷入了阳光之网。他们能听到孩子们在街上踢球的喧闹声。几周前，罗比也有可能身在其中。壁炉架上嘀嗒嘀嗒的钟声不时打断他们的沉默。莫娜眼睛红红的，但眼泪已经哭干了，取而代之的是愤怒。

“我不想让你走。”这已经变成他们争吵时她的老调调。

“今天早晨你还想让我去工作。”

① 内政部大型主要查询系统的简称，苏格兰的一种犯罪数据库。

“但我想让你回家。我不想一连好几个星期孤孤单单待在这儿，”她颤抖着深吸了口气，“带着我的回忆。带着……带着……”

也许她永远也找不到合适的词结束，但芬替她做了这件事：“你的内疚？”他从未明说儿子的死怪她，但他却表达了这个意思，尽管在心里他想尽量克制自己。看到她投向他的痛苦目光，他立刻后悔了，“不管怎样，不过几天罢了。”他用手指向后捋了打着小卷儿的金发，“你真认为我想去吗？我已经花了18年的时间避免这么做。”

“但现在你渴望得到这个机会。逃脱的机会，从我身边离开的机会。”

“哦，别傻了。”但他知道她是对的。同时他也知道，他不仅想从莫娜身边离开，而且想逃离所有这一切，回到那个曾经生活非常简单的地方，回到童年，回到子宫。他曾花费了大部分成年时光避免这么做，现在要放弃先前的努力是多么容易啊。少年时代对他来说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离开家乡，现在却轻而易举就把当年的理想忘记了。

他想起当年他和莫娜结婚是多么草率。为了各种各样错误的原因，为了有人陪伴，为了找个不再回去的理由。但14年来他们获得的不过是一个居所，一个两人都为对方构筑的空间，一个他们共同占据却从未完全分享的空间。他们曾是朋友，他们之间有过真正的温情，但他怀疑是否曾经有过爱情。真正的爱情。就像生活中的许多人一样，看来他们不过是退而求其次罢了。罗比曾是两人之间的桥梁，但罗比现在不在了。

莫娜说：“你想过最近这几周我是怎么度过的吗？”

“我想我知道。”

她摇摇头，“不，你无须像我这样每时每刻都和一个用沉默来表达严厉斥责的人待在一起。我知道你在责怪我，芬。”

“我从未那么说过。”

“你从来不用那么说。但你知道吗？无论怎样严厉地责备我，我十倍地责备我自己。这也是我的不幸。芬，他也是我的儿子。”眼泪又回来了，模糊了她的双眼。他哑口无言。“我不想让你走。”又来了。

“我别无选择。”

“你当然可以选择，总会有选择的。几周来你一直在选择不工作，现在你可以选择不去路易斯岛。直接告诉他们就行了，你不想去。”

“我不能。”

“芬，如果你明天上了飞机……”他等着她鼓起勇气下最后通牒，但莫娜没有说下去。

“那又怎样，莫娜，如果我明天上了飞机会怎样？”他在引诱她说出来。那就是她的错了，与他无关。

她把目光移向一边，紧咬着下唇，直到尝到了血腥味，“别指望你回来的时候我还在这里，就这样。”

他看了她很久，“也许这样最好。”

这架 37 座的双引擎飞机在风中颤抖着，倾斜着机身绕图阿

斯湖转着圈，准备降落在斯托诺韦机场备受大风侵袭的短跑道上。当飞机钻出厚重低矮的云层时，芬俯视着蓝灰色的大海，海浪拍打着从艾伊半岛伸出的黑色岩石——那块被他们称为岬角的、边缘参差不齐的长条形陆地，激起了白色的浪花。他看到地表被雕琢成了熟悉的图案，就像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富有特色的战壕，不过人们挖这些沟渠不是为了战争，而是为了供暖。几个世纪以来的泥炭挖掘在辽阔但毫无特色的沼泽地上留下了鲜明的疤痕。下面海湾里的水看起来很凉，被所向披靡的风吹皱了。芬已经忘记了这种风，不知疲倦、肆无忌惮横贯 3000 英里大西洋席卷而来的狂风。除了斯托诺韦海湾的庇护，岛上几乎没有一棵树。

在长达一小时的飞行中，他尽量不去思考。不去预想他回到生他养他的岛上的情形，也不去重温他离家时那可怕的寂静。昨晚莫娜是在罗比屋里睡的。他整理行李时听到过道那头传来她的哭泣声。早晨他离开时没留一句话。当他带上前门时，他知道不仅把莫娜关在了他的生活之外，而且关闭了他宁愿从未有过的生命的一章。

现在，看到下面机场熟悉的瓦坑铁圆顶屋，还有远处灯光闪耀的陌生的新渡轮码头，芬心潮澎湃。这么久了，记忆的闸门突然打开，往事如洪水般汹涌而来，一下将毫无准备的他淹没了。